

新民晚报

印象中,与程乃珊见面,大都是在餐桌旁或派对上。有乃珊的聚会大抵不会冷清,大声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总是盈满屋舍。

乃珊出身名门,祖父是知名银行家,丈夫严尔纯先生外公则是鼎鼎大名的“绿屋”主人。因此,她待人接物讲究格调、品位,追求高雅气质。在她看来,格调与名牌无关,只要穿着得体,一件普普通通的,照样显现主人的腔调。

忘了哪一年去她家“茄山河”,我那皱巴巴的风衣居然引起她的注意。后来她在一篇散文中有过专门描述:“一身旧塌塌的米黄色风衣,颈上随便搭着一条颜色黯淡的(那种颜色新的看上去也像旧的)羊毛围巾,配一口略带苏州口音的老派上海话,貌似十分三十年代,

但谈吐思维却是摩登的。须知这些老牌风衣就是必须要穿得旧塌塌,风尘仆仆,漫不经心才显出气派,很有《北非谍影》中亨弗莱·鲍嘉的神韵。”

虽然从小家境优渥,但乃珊身上毫无颐指气使

“我们生来都是旅人……”

曹可凡

的大小小姐骄蛮个性。相反,乐观开朗,古道热肠。朋友间有什么事找她,她从来就是有求必应。2011年拍摄电影《金陵十三钗》,导演张艺谋提议,戏中我饰演的“孟先生”和女儿“书娟”那段对话,可否改用上海话,当然,还必须是老派上海话。于是,“程乃珊”这三个字立刻跳入我的大脑“内存”。乃珊及尔纯先生果然满口答应,不辞辛劳,逐字逐句修改。譬如:原剧本话,貌似十分三十年代,

爸爸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。”乃珊说,老上海人一般称“爸爸”为“爹爹”,对女儿也很少直呼其名,总是以“阿囡”代替,以示亲昵。因此,那句词便改为“阿囡,爹爹一定会想办法拿你救出来。”同时,她还提醒哪些字必须要念尖团音,语气、语调也要有那个时代的韵味。拍摄时,导演专门请了位“老克勒”到现场“监督”。一场戏下来,我和“女儿”以上海话你来我往,时代感瞬间弥漫整个摄影棚,连见惯世面的“老克勒”也不禁跷起了大拇指。导演自然大为满意,并特意请我代向乃珊致意。原本还想请她参加电影上海首映式,不料那年12月,乃珊被查出罹患白血病,从此谢绝一切公众活动。

2012年春节,经数月化学及靶向药物治疗,乃珊病情一度得到控制。在阴阳界游走一圈后,她不仅没有消沉,反而愈加变得乐观,写作欲也十分强烈。于是,我试探着问她是否愿意为我的新书《不深不浅》写几句话,而且一再强调必须在健康状况允许范围之内。但乃珊毫无迟疑:“既没关系,我来写,解解闷,我也好。”仅仅一个月,乃珊便交出了这篇“作业”。当时只期待她写个二三百字,她却一口气写了千余字,还一再自谦“写得太多,废话太多”。她在文章中说我“属于老派的(traditional),但绝不老式(out)。她属海派的,但自有一道坚定不移的底线。这恰巧就是上海先生的特点……”

文章表面上看似说我,实则却是她对海派文化的深度思考。大概过了半年多,我拿着新出版的《不深不浅》再次登门探视,却发现乃珊略显落形,状态大不如前。原来药物已无法遏制癌细胞的恶性繁殖,而骨髓移植也因超过年限而无法施行,前景暗淡。尔纯先生告知,乃珊对自己病情了如指掌,虽也有片刻情绪失控,但很快镇定下来,靠煮字作为心理支柱,陆陆续续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稿,即便生命即将走到尽头,已无力执笔时,仍忍着病痛,以口述方式留下若干篇万字以上长文。我知道,她是想和时间赛跑,以优雅姿态跑完人生这最后一圈!

“我们生来都是旅人……不顾途中的危险痛苦……虽然有时忍受不了,但因为有爱从四面八方伸过手来,让我们学会响应不倦的爱的召唤,不陷入迷惘,不被束缚。”张培往生后,乃珊以泰戈尔的这段话为挚友送行。芸芸众生如我们者,其实何尝不是匆匆而行的旅人,如若在有限的人生旅途中看到无限精彩的风光,便不枉此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乃珊的生命虽然短暂,却也是华彩的乐章。

这篇小文,不知何故,写写停停,前后竟花费整整一年时光,直至今日才得以完稿,算是放下一桩心事。身处彼岸的乃珊读了此文,不知是否会拈花一笑?

慕不已。于是换房成了我们全家的梦想。没想到的是,1998年一位记者慕名造访我家,对于当时一批老翻译家的住房情况颇为感慨,并写了报道和内幕,后来电视台也来做专访。老爸老妈当时很兴奋,特意打电话让我们已经结婚和出嫁的儿女看报纸、看电视。有一个镜头特别令人难忘,老爸把他的译作放在大床上让记者看。

换房的曙光终于降临。然而好事多磨,之后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,据说好几位市领导都作出过批示,直到2001年,老爸老妈终于接到了换房的喜讯。新居是在安顺路的爱建小区,这里的绿化环境很好,走不长的路就可以到新虹桥中心公园。住了半辈子的亭子间终于要和它再见了,老爸老妈别提有多高兴。



慈 王志强

愚谷邨是个好地方,地段好,交通也方便,父母在这里整整住了50余年。可惜我们住的是亭子间,20平方米,朝向东北,终日不见阳光。尤其是随着我们4个孩子逐渐长大,吃饭睡觉都成了问题。尤其是晚上,我家的床只能用横七竖八来形容,半夜如厕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到了大热天,只能在走廊里、饭桌下铺上席子就地而卧。

于是,儿时我最喜欢看换房广告。当时静安寺附近的电线杆上经常能看到张贴的各种换房广告,诸如“大调小”、“二调一”,我都不会放过。母亲总要笑我,是白日做梦,没人会要我们的房子,可我仍然乐此不疲。

我最羡慕别人住的大房子,老爸曾带我去过他的朋友朱曾汶、杨复冬、吴钧陶、徐汝椿家,看到人家房间宽敞明亮,我羡慕不已。

有时候我想,许多许多年后,随着成长,我的孩子米尼渐行渐远,我的怀抱也不再拥有母子相拥共读的温暖记忆——当年老来临,我把许多事都忘记了,我们共读的所有图书都埋进灵魂和岁月的烟尘里。

可是,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本书,不会忘记米尼一个字一个字读着它时,我如何热泪盈眶。

《亲爱的小鱼》,法国绘本大师安德烈·德昂充满童心的佳作,一只猫爱上了一条小鱼,当小鱼渐渐长大,猫把它带到海边,让它自由。猫在海边日复一日等着小鱼,它丢出自己唯一的帽子,帽子随波逐流。当看到小鱼带着帽子回来,猫多么开心啊!它决定和小鱼一起去远航,在长着棕榈树的小岛上一同玩耍。猫亲着小鱼,它说:“我知道你也爱我,我让你自由,你却回来了。”

这本绘本,从米尼19个月开始,我天天读给他听。在一个普通的、觉得世事茫茫难以自控的母亲心中,这是一封写给未来孩子的书信。亲爱的米尼,你终究会越长越大,天地之广,任你周游。而我总会在这里,心怀重逢的期待。

想。没想到的,1998年一位记者慕名造访我家,对于当时一批老翻译家的住房情况颇为感慨,并写了报道和内幕,后来电视台也来做专访。老爸老妈当时很兴奋,特意打电话让我们已经结婚和出嫁的儿女看报纸、看电视。有一个镜头特别令人难忘,老爸把他的译作放在大床上让记者看。

换房的曙光终于降临。然而好事多磨,之后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,据说好几位市领导都作出过批示,直到2001年,老爸老妈终于接到了换房的喜讯。新居是在安顺路的爱建小区,这里的绿化环境很好,走不长的路就可以到新虹桥中心公园。住了半辈子的亭子间终于要和它再见了,老爸老妈别提有多高兴。

换房

陈造奇

想。没想到的,1998年一位记者慕名造访我家,对于当时一批老翻译家的住房情况颇为感慨,并写了报道和内幕,后来电视台也来做专访。老爸老妈当时很兴奋,特意打电话让我们已经结婚和出嫁的儿女看报纸、看电视。有一个镜头特别令人难忘,老爸把他的译作放在大床上让记者看。



松浦笔记

通俗文学的品质差异也很大。同样是通俗文学,国外那些赫赫有名、发行了千万册的作品,翻译成中国来,很多人看了不禁一愣,说这哪里是通俗文学,语言干净、生动、形象,思想似乎也并不浅直。

他们为什么误解?因为他们习惯了境内的通用标准。这个标准是由受众的文学素质决定的,像我们这些黄色、拙劣、低俗的所谓通俗作品,在另一个文明水准很高的族群里根本不可能大行其道。可见不是人家的作品不通俗,而是真正的通俗文学就应该那样

月化学及靶向药物治疗,乃珊病情一度得到控制。在阴阳界游走一圈后,她不仅没有消沉,反而愈加变得乐观,写作欲也十分强烈。于是,我试探着问她是否愿意为我的新书《不深不浅》写几句话,而且一再强调必须在健康状况允许范围之内。但乃珊毫无迟疑:“既没关系,我来写,解解闷,我也好。”仅仅一个月,乃珊便交出了这篇“作业”。当时只期待她写个二三百字,她却一口气写了千余字,还一再自谦“写得太多,废话太多”。她在文章中说我“属于老派的(traditional),但绝不老式(out)。她属海派的,但自有一道坚定不移的底线。这恰巧就是上海先生的特点……”

文章表面上看似说我,实则却是她对海派文化的深度思考。大概过了半年多,我拿着新出版的《不深不浅》再次登门探视,却发现乃珊略显落形,状态大不如前。原来药物已无法遏制癌细胞的恶性繁殖,而骨髓移植也因超过年限而无法施行,前景暗淡。尔纯先生告知,乃珊对自己病情了如指掌,虽也有片刻情绪失控,但很快镇定下来,靠煮字作为心理支柱,陆陆续续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稿,即便生命即将走到尽头,已无力执笔时,仍忍着病痛,以口述方式留下若干篇万字以上长文。我知道,她是想和时间赛跑,以优雅姿态跑完人生这最后一圈!

“我们生来都是旅人……不顾途中的危险痛苦……虽然有时忍受不了,但因为有爱从四面八方伸过手来,让我们学会响应不倦的爱的召唤,不陷入迷惘,不被束缚。”张培往生后,乃珊以泰戈尔的这段话为挚友送行。芸芸众生如我们者,其实何尝不是匆匆而行的旅人,如若在有限的人生旅途中看到无限精彩的风光,便不枉此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乃珊的生命虽然短暂,却也是华彩的乐章。

这篇小文,不知何故,写写停停,前后竟花费整整一年时光,直至今日才得以完稿,算是放下一桩心事。身处彼岸的乃珊读了此文,不知是否会拈花一笑?

慕不已。于是换房成了我们全家的梦想。没想到的是,1998年一位记者慕名造访我家,对于当时一批老翻译家的住房情况颇为感慨,并写了报道和内幕,后来电视台也来做专访。老爸老妈当时很兴奋,特意打电话让我们已经结婚和出嫁的儿女看报纸、看电视。有一个镜头特别令人难忘,老爸把他的译作放在大床上让记者看。

通俗文学的品质差异也很大。同样是通俗文学,国外那些赫赫有名、发行了千万册的作品,翻译成中国来,很多人看了不禁一愣,说这哪里是通俗文学,语言干净、生动、形象,思想似乎也并不浅直。

他们为什么误解?因为他们习惯了境内的通用标准。这个标准是由受众的文学素质决定的,像我们这些黄色、拙劣、低俗的所谓通俗作品,在另一个文明水准很高的族群里根本不可能大行其道。可见不是人家的作品不通俗,而是真正的通俗文学就应该那样

月化学及靶向药物治疗,乃珊病情一度得到控制。在阴阳界游走一圈后,她不仅没有消沉,反而愈加变得乐观,写作欲也十分强烈。于是,我试探着问她是否愿意为我的新书《不深不浅》写几句话,而且一再强调必须在健康状况允许范围之内。但乃珊毫无迟疑:“既没关系,我来写,解解闷,我也好。”仅仅一个月,乃珊便交出了这篇“作业”。当时只期待她写个二三百字,她却一口气写了千余字,还一再自谦“写得太多,废话太多”。她在文章中说我“属于老派的(traditional),但绝不老式(out)。她属海派的,但自有一道坚定不移的底线。这恰巧就是上海先生的特点……”

文章表面上看似说我,实则却是她对海派文化的深度思考。大概过了半年多,我拿着新出版的《不深不浅》再次登门探视,却发现乃珊略显落形,状态大不如前。原来药物已无法遏制癌细胞的恶性繁殖,而骨髓移植也因超过年限而无法施行,前景暗淡。尔纯先生告知,乃珊对自己病情了如指掌,虽也有片刻情绪失控,但很快镇定下来,靠煮字作为心理支柱,陆陆续续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稿,即便生命即将走到尽头,已无力执笔时,仍忍着病痛,以口述方式留下若干篇万字以上长文。我知道,她是想和时间赛跑,以优雅姿态跑完人生这最后一圈!

“我们生来都是旅人……不顾途中的危险痛苦……虽然有时忍受不了,但因为有爱从四面八方伸过手来,让我们学会响应不倦的爱的召唤,不陷入迷惘,不被束缚。”张培往生后,乃珊以泰戈尔的这段话为挚友送行。芸芸众生如我们者,其实何尝不是匆匆而行的旅人,如若在有限的人生旅途中看到无限精彩的风光,便不枉此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乃珊的生命虽然短暂,却也是华彩的乐章。

这篇小文,不知何故,写写停停,前后竟花费整整一年时光,直至今日才得以完稿,算是放下一桩心事。身处彼岸的乃珊读了此文,不知是否会拈花一笑?

慕不已。于是换房成了我们全家的梦想。没想到的是,1998年一位记者慕名造访我家,对于当时一批老翻译家的住房情况颇为感慨,并写了报道和内幕,后来电视台也来做专访。老爸老妈当时很兴奋,特意打电话让我们已经结婚和出嫁的儿女看报纸、看电视。有一个镜头特别令人难忘,老爸把他的译作放在大床上让记者看。

换房的曙光终于降临。然而好事多磨,之后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,据说好几位市领导都作出过批示,直到2001年,老爸老妈终于接到了换房的喜讯。新居是在安顺路的爱建小区,这里的绿化环境很好,走不长的路就可以到新虹桥中心公园。住了半辈子的亭子间终于要和它再见了,老爸老妈别提有多高兴。

夏日闲吟

吴家龙

黄梅 梅子熟时梅雨频,南来燕垒垒泥勤。绕梁三匝新巢筑,解得喳喳雏语闻。夏晨 三竿红日映窗纱,布谷声声近我家。昨夜笙歌深入梦,夏晨满目向阳花。

夏午 绿树浓荫夏日长,紫楼银镜近池塘。骄阳火辣芙蓉艳,不染污泥一院香。

夏晚 夕阳西落蝉声唱,淡背汗流赶路中。海市蜃楼天际演,晚霞美景壮图同。

夏夜 昔日暑时蒲扇摇,今朝夏夜坐空调。劝君少许解温室,谈笑纳凉身健娇。

通俗的品质

张炜

写,应该达到那样的水准。好的通俗文学也要求语言的简练和干净,要求在语言的平均数里做到最好,有一种明快利落感——像我们平时说的,“那两把刷子要好”。再就是,不能公然倡导庸俗混世或海淫海盜。

在我们这里,不要说通俗文学,就是那些所谓的“纯文学”,语言已经极不讲究,甚至以拖泥带水和粗糙不堪为能事——有人竟然说“泥沙俱下也是伟大”。世界上

均熙先生要出文集,嘱我作序,我义不容辞,也乐于从命。均熙算得上是一位多才多艺之士。他学中文出身,一生都是为人作嫁的编辑匠,最高“官”至文汇出版社副总编辑。后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,便从事审读工作,勤勤恳恳,直至退休。我与他相识是在桥牌桌上。他对桥牌研究多年,具有专家水平。他写的桥牌专著,我拜读过。后来,我们两人成为桥牌搭档,经常参赛并获得优胜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工作之余,花三四个小时,打一场桥牌,其乐无穷。我曾与他在上海市郊获得过一次全场最高分,最后捧得一等奖——每人一只小母鸡。那时候,他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担任编辑室主任。我从侧面了解到,他不但中文好,外语水平也高,而且对出版工作又很有想法,是个难得的人才。我当时兼任文汇出版社总编辑(马达同志为社长),后又兼任社长,考虑到编辑部要扩充力量,急需有为之才,经文汇报党委研究,决定把均熙引进文汇。期间几经周折,历经多年,最后总算“皇天不负有心人”,终于使他在1997年7月正式加盟文汇出版社。于是,我们在朋友关系之外又多了一层上下级的工作关系。

均熙的这本文集,可以说是文如其人。均熙是一位坦荡君子,文集中他不愿忌讳,讲了一些工作中的人事纠葛,有人际关系问题,也有专业方面的不同见解。这些叙述,说的是大实话,其中自有是非和哲理。人际关系上的这些碰撞,回头看,犹如“茶杯里的风波”,大可不必当真。但彼时彼境,人被小环境所限定,想超脱也难。我一向欣赏均熙的文人气质,他虽然常常摆脱不了找上来的烦恼,但从不放弃创作的追求。在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之余,他有多种专著问世。凡有新著,都会送我,我也会认真拜读。读他的文集,可以看到,他讲烦恼,但并没有陷入你争我夺的漩涡之中,他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走,终有所成。他是人生的胜者。

均熙退休已有多年。这些年,虽然身体状况不佳,仍笔耕不辍,他的文章还时不时见诸报端。我看他这辈子,书生本性已成,改也难,也不必改。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,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环境下,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。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评价,并无贬意。人生道路千万条,何必都走什么?均熙是编审,学有专攻。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,锲而不舍几十年,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。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,而且国外的大学教授、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,登门请教。当年在文汇出版社,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,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。均熙外文好,自己的译著颇丰。文汇出版社的翻译著作,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。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,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,马上发现差错连篇,判断译者水平甚差,作退稿处理,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。均熙曾经告诉我,算命先生说他“一生都有贵人相助”,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实我想,人生在世,总要有点真才实学,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。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德才兼备,就到处受人欢迎,就不愁没有路走。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,祝他身体早日康复,著作有知音。(本文为《文均熙文集》序)

均熙的这本文集,可以说是文如其人。均熙是一位坦荡君子,文集中他不愿忌讳,讲了一些工作中的人事纠葛,有人际关系问题,也有专业方面的不同见解。这些叙述,说的是大实话,其中自有是非和哲理。人际关系上的这些碰撞,回头看,犹如“茶杯里的风波”,大可不必当真。但彼时彼境,人被小环境所限定,想超脱也难。我一向欣赏均熙的文人气质,他虽然常常摆脱不了找上来的烦恼,但从不放弃创作的追求。在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之余,他有多种专著问世。凡有新著,都会送我,我也会认真拜读。读他的文集,可以看到,他讲烦恼,但并没有陷入你争我夺的漩涡之中,他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走,终有所成。他是人生的胜者。

均熙退休已有多年。这些年,虽然身体状况不佳,仍笔耕不辍,他的文章还时不时见诸报端。我看他这辈子,书生本性已成,改也难,也不必改。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,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环境下,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。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评价,并无贬意。人生道路千万条,何必都走什么?均熙是编审,学有专攻。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,锲而不舍几十年,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。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,而且国外的大学教授、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,登门请教。当年在文汇出版社,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,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。均熙外文好,自己的译著颇丰。文汇出版社的翻译著作,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。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,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,马上发现差错连篇,判断译者水平甚差,作退稿处理,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。均熙曾经告诉我,算命先生说他“一生都有贵人相助”,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实我想,人生在世,总要有点真才实学,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。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德才兼备,就到处受人欢迎,就不愁没有路走。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,祝他身体早日康复,著作有知音。(本文为《文均熙文集》序)

均熙退休已有多年。这些年,虽然身体状况不佳,仍笔耕不辍,他的文章还时不时见诸报端。我看他这辈子,书生本性已成,改也难,也不必改。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,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环境下,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。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评价,并无贬意。人生道路千万条,何必都走什么?均熙是编审,学有专攻。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,锲而不舍几十年,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。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,而且国外的大学教授、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,登门请教。当年在文汇出版社,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,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。均熙外文好,自己的译著颇丰。文汇出版社的翻译著作,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。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,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,马上发现差错连篇,判断译者水平甚差,作退稿处理,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。均熙曾经告诉我,算命先生说他“一生都有贵人相助”,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实我想,人生在世,总要有点真才实学,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。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德才兼备,就到处受人欢迎,就不愁没有路走。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,祝他身体早日康复,著作有知音。(本文为《文均熙文集》序)

均熙退休已有多年。这些年,虽然身体状况不佳,仍笔耕不辍,他的文章还时不时见诸报端。我看他这辈子,书生本性已成,改也难,也不必改。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,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环境下,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。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评价,并无贬意。人生道路千万条,何必都走什么?均熙是编审,学有专攻。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,锲而不舍几十年,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。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,而且国外的大学教授、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,登门请教。当年在文汇出版社,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,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。均熙外文好,自己的译著颇丰。文汇出版社的翻译著作,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。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,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,马上发现差错连篇,判断译者水平甚差,作退稿处理,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。均熙曾经告诉我,算命先生说他“一生都有贵人相助”,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实我想,人生在世,总要有点真才实学,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。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德才兼备,就到处受人欢迎,就不愁没有路走。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,祝他身体早日康复,著作有知音。(本文为《文均熙文集》序)

均熙退休已有多年。这些年,虽然身体状况不佳,仍笔耕不辍,他的文章还时不时见诸报端。我看他这辈子,书生本性已成,改也难,也不必改。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,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环境下,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。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评价,并无贬意。人生道路千万条,何必都走什么?均熙是编审,学有专攻。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,锲而不舍几十年,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。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,而且国外的大学教授、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,登门请教。当年在文汇出版社,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,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。均熙外文好,自己的译著颇丰。文汇出版社的翻译著作,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。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,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,马上发现差错连篇,判断译者水平甚差,作退稿处理,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。均熙曾经告诉我,算命先生说他“一生都有贵人相助”,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实我想,人生在世,总要有点真才实学,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。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德才兼备,就到处受人欢迎,就不愁没有路走。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,祝他身体早日康复,著作有知音。(本文为《文均熙文集》序)

均熙退休已有多年。这些年,虽然身体状况不佳,仍笔耕不辍,他的文章还时不时见诸报端。我看他这辈子,书生本性已成,改也难,也不必改。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,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环境下,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。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评价,并无贬意。人生道路千万条,何必都走什么?均熙是编审,学有专攻。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,锲而不舍几十年,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。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,而且国外的大学教授、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,登门请教。当年在文汇出版社,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,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。均熙外文好,自己的译著颇丰。文汇出版社的翻译著作,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。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,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,马上发现差错连篇,判断译者水平甚差,作退稿处理,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。均熙曾经告诉我,算命先生说他“一生都有贵人相助”,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实我想,人生在世,总要有点真才实学,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。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德才兼备,就到处受人欢迎,就不愁没有路走。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,祝他身体早日康复,著作有知音。(本文为《文均熙文集》序)

一些著名的通俗作家,他们的写作态度是极其严谨的,有的作品甚至有宗教感、有神性、有雅文学才有的诗性因素。它们的确在思想、语言及各方面取得了最大公约数和平均值,编织出一个曲折的故事,让读者有一个舒服的结局,总之也是一个套路。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就像理论家讲的,是类型化的,不具有生活中的无限复杂性——所以它仍然还是通俗文学。

境外的一些好的通俗文学作品,在我们这儿竟然被当作雅文学的代表去推崇,这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。

可见比较之下,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阅读水准就是高。

均熙先生要出文集,嘱我作序,我义不容辞,也乐于从命。均熙算得上是一位多才多艺之士。他学中文出身,一生都是为人作嫁的编辑匠,最高“官”至文汇出版社副总编辑。后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,便从事审读工作,勤勤恳恳,直至退休。我与他相识是在桥牌桌上。他对桥牌研究多年,具有专家水平。他写的桥牌专著,我拜读过。后来,我们两人成为桥牌搭档,经常参赛并获得优胜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工作之余,花三四个小时,打一场桥牌,其乐无穷。我曾与他在上海市郊获得过一次全场最高分,最后捧得一等奖——每人一只小母鸡。那时候,他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担任编辑室主任。我从侧面了解到,他不但中文好,外语水平也高,而且对出版工作又很有想法,是个难得的人才。我当时兼任文汇出版社总编辑(马达同志为社长),后又兼任社长,考虑到编辑部要扩充力量,急需有为之才,经文汇报党委研究,决定把均熙引进文汇。期间几经周折,历经多年,最后总算“皇天不负有心人”,终于使他在1997年7月正式加盟文汇出版社。于是,我们在朋友关系之外又多了一层上下级的工作关系。

均熙的这本文集,可以说是文如其人。均熙是一位坦荡君子,文集中他不愿忌讳,讲了一些工作中的人事纠葛,有人际关系问题,也有专业方面的不同见解。这些叙述,说的是大实话,其中自有是非和哲理。人际关系上的这些碰撞,回头看,犹如“茶杯里的风波”,大可不必当真。但彼时彼境,人被小环境所限定,想超脱也难。我一向欣赏均熙的文人气质,他虽然常常摆脱不了找上来的烦恼,但从不放弃创作的追求。在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之余,他有多种专著问世。凡有新著,都会送我,我也会认真拜读。读他的文集,可以看到,他讲烦恼,但并没有陷入你争我夺的漩涡之中,他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走,终有所成。他是人生的胜者。

均熙退休已有多年。这些年,虽然身体状况不佳,仍笔耕不辍,他的文章还时不时见诸报端。我看他这辈子,书生本性已成,改也难,也不必改。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,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环境下,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。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评价,并无贬意。人生道路千万条,何必都走什么?均熙是编审,学有专攻。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,锲而不舍几十年,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。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,而且国外的大学教授、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,登门请教。当年在文汇出版社,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,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。均熙外文好,自己的译著颇丰。文汇出版社的翻译著作,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。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,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,马上发现差错连篇,判断译者水平甚差,作退稿处理,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。均熙曾经告诉我,算命先生说他“一生都有贵人相助”,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实我想,人生在世,总要有点真才实学,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。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德才兼备,就到处受人欢迎,就不愁没有路走。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,祝他身体早日康复,著作有知音。(本文为《文均熙文集》序)

均熙退休已有多年。这些年,虽然身体状况不佳,仍笔耕不辍,他的文章还时不时见诸报端。我看他这辈子,书生本性已成,改也难,也不必改。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,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环境下,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。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评价,并无贬意。人生道路千万条,何必都走什么?均熙是编审,学有专攻。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,锲而不舍几十年,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。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,而且国外的大学教授、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,登门请教。当年在文汇出版社,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,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。均熙外文好,自己的译著颇丰。文汇出版社的翻译著作,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。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,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,马上发现差错连篇,判断译者水平甚差,作退稿处理,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。均熙曾经告诉我,算命先生说他“一生都有贵人相助”,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实我想,人生在世,总要有点真才实学,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。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德才兼备,就到处受人欢迎,就不愁没有路走。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,祝他身体早日康复,著作有知音。(本文为《文均熙文集》序)

均熙退休已有多年。这些年,虽然身体状况不佳,仍笔耕不辍,他的文章还时不时见诸报端。我看他这辈子,书生本性已成,改也难,也不必改。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,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环境下,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。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评价,并无贬意。人生道路千万条,何必都走什么?均熙是编审,学有专攻。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,锲而不舍几十年,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。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,而且国外的大学教授、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,登门请教。当年在文汇出版社,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,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。均熙外文好,自己的译著颇丰。文汇出版社的翻译著作,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。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,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,马上发现差错连篇,判断译者水平甚差,作退稿处理,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。均熙曾经告诉我,算命先生说他“一生都有贵人相助”,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实我想,人生在世,总要有点真才实学,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。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德才兼备,就到处受人欢迎,就不愁没有路走。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,祝他身体早日康复,著作有知音。(本文为《文均熙文集》序)

均熙退休已有多年。这些年,虽然身体状况不佳,仍笔耕不辍,他的文章还时不时见诸报端。我看他这辈子,书生本性已成,改也难,也不必改。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,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环境下,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。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评价,并无贬意。人生道路千万条,何必都走什么?均熙是编审,学有专攻。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,锲而不舍几十年,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。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,而且国外的大学教授、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,登门请教。当年在文汇出版社,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,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。均熙外文好,自己的译著颇丰。文汇出版社的翻译著作,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。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,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,马上发现差错连篇,判断译者水平甚差,作退稿处理,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。均熙曾经告诉我,算命先生说他“一生都有贵人相助”,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实我想,人生在世,总要有点真才实学,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。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德才兼备,就到处受人欢迎,就不愁没有路走。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,祝他身体早日康复,著作有知音。(本文为《文均熙文集》序)

均熙退休已有多年。这些年,虽然身体状况不佳,仍笔耕不辍,他的文章还时不时见诸报端。我看他这辈子,书生本性已成,改也难,也不必改。他似乎不适宜担任正职,而且还要看什么样的环境下,在什么样的正职手下当副手。对于书生气很重的人来说,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这样评价,并无贬意。人生道路千万条,何必都走什么?均熙是编审,学有专攻。他对现代汉语新词以及方言都很有研究,锲而不舍几十年,个人独立完成多部新词词典并获奖。香港乃至国外的报纸上有人作过大幅介绍,而且国外的大学教授、汉学家也纷纷慕名而来,登门请教。当年在文汇出版社,重要书稿都由他负责终审,经他终审的书稿质量让人很放心。均熙外文好,自己的译著颇丰。文汇出版社的翻译著作,从选题到审读都由他负责。当年有一个重点译著选题,均熙把译稿与原著进行对照,马上发现差错连篇,判断译者水平甚差,作退稿处理,从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出版事故。均熙曾经告诉我,算命先生说他“一生都有贵人相助”,他把我看作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其实我想,人生在世,总要有点真才实学,否则别人想帮也帮不了。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德才兼备,就到处受人欢迎,就不愁没有路走。在均熙先生的大作出版之际,